

震旦

ZHENDAN

凤歌著



叁

~ 龙之鳞 ~





知音动漫图书·时代坊荣誉出品

目录

魁星奖	智与力	危字组	狐红衣	无相魔	暴弃鬼	堕落	逆鳞	妖魔
217	191	165	135	107	079	053	033	005



妖魔





方非徐徐扬笔，太叔明涕泪交流，嘴角流出一股浓白的涎水，从他的胸腔深处，发出虚弱悲惨、不似人声的号哭，这哭声落入那片喊杀声中，仿佛大海里的一个水泡。

星拂停在半空，呼喊声变得稀落，众人纷纷猜测，他会怎样杀死对手——是用火焰烧死，还是用云箭活活射死？

可是，方非收回了笔，他一抬头，大声说：“看够了吗？决斗，我赢了，人，我不会杀！”众人大感意外，巨塔上下，陷入一片沉寂。

两个侍者钻进斗场，把太叔明拎了下去。

方非呆了呆，纵身钻进塔里，冰蝶鸟迎了上来，面具后面两眼发光。少女没有作声，可是激动喜悦，仍是掩不住地流露出来。

两人并肩齐飞，四周先是寂静，接着响起一片唏嘘，恍若夜晚的潮汐撞上了巨大的塔壁。方非的耳边嗡嗡一片，什么声音也听不真切。

一落地，吕品就迎上前来：“方非，我拿了全副的家当赌你赢！哈，那些三年生，全都输到脱裤子，一个不落地跑光啦！”他一边说，一边笑嘻嘻地伸出手。方非也笑了笑，与他双手相握，却身子虚软，只一晃，瘫倒在吕品肩上。

冰蝶鸟似要伸手，手到半途，又悄悄缩了回去。

“逞能的下场！”懒鬼摇头咕哝，把方非扶了起来。

“方非！”大个儿的叫声比谁都响，“你居然赢了，呵，走了狗屎运哇！”

方非一抬眼，大个儿站在面前，咧嘴大笑。突然间，他只觉不对，揉了揉眼。没错，闪烁的灯光下，简真的皮肤忽明忽暗，发出荧荧绿光。

“瞎！”吕品也叫了起来，“死肥猪，你的皮肤怎么回事？”

“皮肤？”简真不解道，“什么皮肤？”

“水平法物！”冰蝶鸟一抖手，大个儿的面前多了一团明镜似的圆光，简真对镜一照，失声惊叫——他的皮肤变成绿油油的，落在“镜光符”的中央，就像是一只圆滚滚的大毛虫。

“你吃了什么鬼东西？”冰蝶鸟低声怒喝。

“没有啊！”简真快要哭了，“我只喝了一杯饮料，啊，对了，那饮料也是绿色的！”

“那是冷翠烟，你这只蠢猪！”

“啊？”大个儿愣了一下，尖声大叫，“该死的小老头儿！”

“小老头儿？”其余三人大为迷惑。

“刚才我见方非赢了，心里十分高兴。一个小老头儿跑过来，问我要不要来一杯，我还没回答，他就给了我一杯饮料。我那时又高兴又口渴，也没多想，接过来就喝……”他还没说完，方非变了脸色，一把扯住简真，“小老头儿在那儿？”

“那边！”简真往人群里一指，方非登时冲了过去，可是人海茫茫，小老头儿已经消失了。

“你找什么？”吕品赶上来问。

“那个小老头儿！”方非吐出一口气，“就是凌虚子！”

“什么？”众人都是一惊。

“他在哪儿？”大个儿的眼角渗出绿莹莹的泪水，“臭元婴，我要跟他算账！”

方非站在那儿，心中一片茫然，冰蝶鸟忽地靠近，轻声说：“跟我来！”她纵起剑光，一道烟冲破塔顶，钻入了倒反的巨塔。

三个男生紧随其后，一路上都有人招呼方非，还有不少道者飞上前来，拉拉扯扯，邀他一块儿跳舞。

方非狼狈摆脱，穿过两塔之间，不久前的苦斗宛然在目，诡异的密语还在耳边。

说话的是谁呢？那声音又轻细又柔和，不似男人，倒像女生。想到这儿，方非凑近冰蝶鸟，轻声说：“混元归一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女侍者怒目相向，“你才是混蛋！”嘈杂间，她听成了“混蛋是你”。

“不！”方非满头大汗，“我没说混蛋，我说混元！”

“混元？你说这个干吗？”

“没、没什么……”

“吞吞吐吐，肯定有鬼！”

“没、没鬼！”

“没鬼才怪！”

倒反塔上大小，一道水晶隔板，将塔身分成两半，下半截是舞场，上半截是职

员驻地。一道门户连通上下，侍者进进出出，人人都戴着面具。刚一进门，又遇上那个青鸾侍者，张口就问：“冰蝶鸟，一百二十泡室的玉液酒送了吗？”

“送了！”冰蝶鸟悻悻说，“青鸟，北野王在哪儿？”

“声光大厅！”青鸾边说边飞，头也不回。

穿过一条五彩缤纷的甬道，四人进入一间明亮的大厅，厅中上下四方都是巨大的通灵镜，巨镜映出塔内情形，闪闪烁烁，叫人眼花缭乱。

“北野王！”冰蝶鸟锐叫一声。

“嘻！”上方传来沙哑的声音，“冰蝶鸟，你找我吗？”

四人应声抬头，一张白色的座椅冉冉落下。飞椅上坐了一个男子，头戴玄武面具，他靠近地面时，方非发现他的双腿齐股消失，只留下了两截轻飘飘的裤管。

一股强烈的感觉涌上心头，方非意识到这是一个玄武人——自从进入震旦，这种感觉还是第二次出现。

“呵！”北野王清了清嗓子，发出一串沙哑的大笑。这个断腿废人，正是沙嗓门的歌手，也是羽斗场的庄家，他飘上前来，语中带笑，“九星之子，刚才的决斗不赖！”方非一皱眉头，默不作声。

“九星之子……”北野王上下打量，“你对这场决斗不满意？”

“不敢！”方非冷冷说，“我是人，不是野兽！”

“人人心心里都有一头野兽！”北野王的眼里透出一丝嘲弄，“你不满意，也没关系！我在你的身上下了大注，今晚赢了不少的钱！”方非胸中火苗一窜，不由攥起拳头。

两人话不投机，气氛一阵僵冷，冰蝶鸟白了方非一眼：“北野王，我要找一个人，不，一只元婴！”

“元婴？”北野王呷呷一笑，“那可少见啊！”

“他就在极乐塔里，你一定能找到他！”

“我干吗要帮你找他？”北野王眼神淡漠。

冰蝶鸟的胸口起伏，竖起一根雪白的手指：“一个晚上的薪水！”

“不！”北野王伸出两个指头。

“剥皮鬼！”冰蝶鸟气得一跺脚，“两晚就两晚！”

北野王哈哈大笑，一拍飞椅，升到大厅中央，他挥笔一扫，一团火光跑马似的驰过四方，停在一块通灵镜中。北野王挥笔一指，镜中的人群急速放大，乱纷纷的男女间，浮现出一个淡淡的人影，那影子小巧玲珑，正在那儿随乐起舞。

“就是他！”方非大叫一声。

“正塔十三区！”北野王话音未落，凌虚子忽地东张西望。

“不妙！”北野王锐声说，“他觉察到了！”

“快！”冰蝶鸟冲了出去，三个男生跟在后面。一群人冲过反塔，钻进正塔，少女停了一下，凝神听了听：“北野王传音给我，老元婴去了第五区，要从西门出去。”

四人飞到西门，门前人潮汹涌，进进出出，方非心急如焚，左顾右盼，忽然眼前一亮，只见一群女生身后，跟着一个小小的人影。

“在那儿！”方非伸手一指，凌虚子应声回头，看见四人，忽地腾空而起，一阵风飞出大门。

“凌虚子！”方非高叫一声，老元婴抖了一下，只是飞得更快。

四人衔尾紧追，身后的喧嚣越去越远，璀璨的灯光抛在了后面。凌虚子去势惊人，通身彩光焕发，拖出一道长长的尾芒。

黄光乍闪，冰蝶鸟一马当先，再一闪身，抢到了元婴后面。

老元婴飞行灵动，冰蝶鸟身法巧妙，两人一逃一追，好似当空对舞。冰蝶鸟向前一冲，左手一捞，抓住了元婴的右腿，可她情急中忘了凌虚子无形无状，手指划过元婴的小腿，好似掠过一片幻影。

她愣了一下，老元婴趁机蹿出，少女一扬手，一道乌光射出，凌虚子身子一沉，好似一块铅铁坠了下去，直直坠入一片楼宇。冰蝶鸟一晃身，也消失在房屋的暗影里。

三个男生急忙跟上，冰蝶鸟的银衫在黑暗中若隐若现，三人紧跟不舍，忽见银衫飘飘下沉，钻进了一条长长的小巷。

巷子里幽寂无人，也没有一盏符灯，两侧危墙高耸，腐臭扑面而来。这条小巷藏在勾芒城的深处，阴冷潮湿，仿佛从没见过天日。

冰蝶鸟默默站在巷子的尽头，一面高墙拦住了去路。这面墙属于一座废旧的老宅，墙上一排窗口，黑乎乎，阴惨惨，活似一群垂死的乌鸦，在夜风中发出吱呀呀的呻吟。

“凌虚子呢？”方非轻声问。

少女指了指墙角：“到这儿消失了！”

“找机关我在行！”吕品乐呵呵上前，托着仙罗盘，一面看天，一面煞有介事，“东南九三，震益之间，月上东北七五……”

“闪开！”冰蝶鸟一声锐喝，吕品一掉头，少女扬起笔来，笔尖青芒电绕。懒鬼慌忙闪身跳开，只听一声锐喝——“开山破石！”

轰隆，一道电光正中墙根，乱石迸溅，出现了一个大大的豁口。

“太野蛮了！”吕品大声抗议，冰蝶鸟冷哼一声，低头钻进豁口。

方非看了吕品一眼，目光不胜同情，接着低头弯腰，跟在少女后面。

“臭懒鬼，找机关你在行，吹牛你更在行！”大个儿神气活现，一边狠狠挖苦，一边钻进窟窿，可是进了一半，忽又拦腰卡住。他嗷嗷直叫，扭腰摆臀，死命想要挤入洞中。吕品一向助人为乐，抬起脚来，一只灰扑扑的脚印，狠狠印在了那个胖墩墩的大屁股上。

“妈呀！”大个儿活像出膛的炮弹，带着悠长的惨叫，消失在豁口深处。

“一群蛮牛，一点儿技巧也没有！”懒鬼骂骂咧咧地钻进豁口，聚灵引火，火光照及，却是一条长长的石阶。

阶梯又陡又窄，笔直下降，上下四方，镶满了大大小小的镜子。吕品的影子落入镜中，若有若无，模模糊糊，乍眼看去，恍若深夜里游过河底的一条大鱼。

吕品紧走几步，前方光明夺目，出现了一个房间，四壁镶满了镜子，明晃晃映照出千百道人影——其他三人，已经到了！

“臭懒鬼！你还敢进来？”简真一见吕品，怒气冲天。

“死肥猪，我好怕怕哟！”懒鬼笑嘻嘻，没有一丁点儿害怕的意思。

“我杀了你！”大个儿叉开双手，想要掐住吕品的脖子，懒鬼晃身闪开，两人四眼瞪圆，各自抽出符笔。

“住手！”冰蝶鸟锐喝一声，“你们两个蠢货！”两人借坡下驴，恨恨收笔。

少女的目光扫来扫去，半晌摇了摇头，眼里流露困惑，她迟疑一下，徐徐扬起笔来，吕品心头一跳，忙叫：“慢……”

“开山破石！”云扫飞出一股电光，刹那间，前方镜中的人影同时出笔，百十道符光破镜飞出，或粗或细，势如百川归流，直向少女涌来。

“铜墙铁壁！”冰蝶鸟出笔的当儿，吕品也动了手。金光闪过，四周涌出一面金墙，这道“金城不破符”仓促写就，不敌电光锐利，一瞬间，墙破光消，气浪翻腾。

冰蝶鸟一出手就觉不妙，得吕品挡了一下，急写一道“顺风推云符”。青光进闪，四人身子一轻，全都飞出镜室，前方轻烟袅袅，归于平静，可一想起刚才的凶险，众人无不胆战心惊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简真吐了吐舌头。

冰蝶鸟默不作声，眼里闪过一丝懊恼。吕品沉吟说：“这是一座还施镜阵，能将符法一模一样地反射回来！这儿有上百面镜子，就有上百道影子，一入镜阵，就得跟一百个自己交手！”

方非倒吸一口冷气：“这儿不能使用符法？”

“不止符法，镜阵反射一切道术！”吕品望着镜子，两眼幽幽发亮，“除非找到它的主镜！”

“主镜？”方非一愣，“那是什么？”

“镜阵的枢纽，如果击破主镜，镜阵就会失效！”

“怎么找出主镜？”方非问。

“攻击镜阵！”吕品微微一笑，“镜阵一受攻击，主镜必生感应，那时留心观察，一定就能找到主镜！”

“废话！”冰蝶鸟冷冷说，“说得容易，谁去攻击？”

“这个嘛！”吕品摸了摸下巴，“得找个皮最厚的去！”

“为什么得皮最厚？”方非不胜好奇。

“皮厚才能挨揍呀！”吕品话没说完，六道目光落在大个儿身上，简真又惊又气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你们、你们看我干吗？”懒鬼搂住他的肩膀：“好小子，我想来想去，你变身攻击镜阵，风险最小！”

“我不干！”好小子狠狠把他甩开，“臭懒鬼，你公报私仇！”

“哦！”一个冷冰冰的声音在他身后响起，“豆子眼，你真的不干？”大个儿一掉头，冰蝶鸟的目光投来，活似下了一阵冰雹。

简真乱了方寸，他脸涨得通红，双腿发软，大身体里的经络一条条都打了结。冰山女心如雪、胆似铁，这也罢了，偏这一副冷硬心肠，却配了一张漂亮的面孔，给那两只眼睛一照，简真就是一条铁汉，也立马服了软。

“你们……”大个儿抽起了鼻子，“你们都欺负老实人！”

方非叹气说：“简真，有劳你了！”

“假惺惺！”老实人一把掀开方非，气哼哼走入镜阵，翻身化为一只红猪，左瞅瞅，右看看，一味拖延时间，就是不肯出击。

冰蝶鸟等得不耐，眼瞅大红猪掉过头去，忽一扬笔，一缕电光击中猪臀。

肥猪浑身鬃毛倒竖，狂叫一声，下意识往前猛冲。这一下镜阵发动，红猪的影子破镜而出，几十上百，势大力沉，撞得简真嗷嗷痛叫。他转身回跑，不料一转身，两支符笔迎面指来，吕品嘻嘻直笑，伙同冰蝶鸟断了他的退路。

简真无奈掉头，使出浑身解数，跟那影猪纠缠。他撒起泼来，别有一番狠劲，连蹦带跳，连冲带突，忽地奋力一跳，咣当，撞上了一面镜子。镜面哗然破碎，碎片化为缕缕轻烟。

“啊！”众人齐声惊叫，不料叫声刚落，镜阵上方微光星闪，一片白光扫过，破镜重圆，一眨眼又恢复了原状。

“死肥猪，行了！”吕品高叫一声。简真如奉大赦，仓皇撤退，退到镜室入口，腾空一跃，半空中化为人形，喘吁吁落回地面。

“在那儿！”吕品指着镜阵左上角，那儿有一面圆镜，小小的，浑不起眼。

“破！”冰蝶鸟笔出如风，一道白光击中圆镜，只见星光乱闪、云烟起落，圆镜丝毫无损，反而更加明亮。

冰蝶鸟一怔，脱口而出：“这是一面符镜！”

“没错！”吕品点头。

“符镜？”方非不由问，“什么符镜？”

冰蝶鸟瞅他一眼，神色鄙夷。吕品笑着解释说：“若是转炼的宝镜，击破镜子就可破阵。这面主镜不但转炼过，还藏有极厉害的护身密符，要击破镜子，先得破解这道密符。”

“怎么破解？”小度者只觉得头痛。

“要破解符法，先得看见符字，我记得有一道‘虚室生白符’，可以显出隐藏的符字，可惜……”吕品皱了皱眉，“我记得定式，可写不出来！”

冰蝶鸟举起笔来，喝声：“无中生有！”一缕青光投入镜中，镜中掠过一行符字，可是稍纵即逝，一眨眼，镜子又是一片虚无。

吕品眼疾手快，符字刚一显露，他就挥笔写下，仔细看去，却是一行古篆：“水平虚空取法万物幻虚就实坚不可破真一归元急急如律！”

“谁见过这道符法？”吕品瞅了半晌，闷闷发问。三个男生一掉头，齐齐看向冰蝶鸟，少女冷冷看了一会儿，摇头说：“我不认识！”

“老元婴鬼门道还不少！”吕品啧啧连声。

“混账老儿！”简真的皮肤绿气未退，恨得咬牙切齿。

“好在我有后招！”懒鬼一伸手，扯出通灵镜，“你们知道‘万符破解台’吗？那有一群高人，专门破解奇难符法，我可是那儿的老客户……”

“投机取巧，无耻无聊！”少女冷冷给出八字评语。

懒鬼微微一笑，挥笔输入符字，过了一会儿，他的眉头皱了起来，又过时许，失声叫道：“这什么破密符，破解台也破不了！”

“哼！”冰蝶鸟冷冷说，“活该！”

方非默不作声，闭上双眼，一转念，隐书落入掌心，他心念一动，白石版上字迹浮现，一字不差，正是那一道生僻密符。

“更绝妙的是，如果在隐书的正面写下一个符咒，那么，翻到它的背面，就能找到破解的反咒……”天皓白的话在心中响起，方非身不由主地向前走去，其他三人见他神情古怪，只怕有失，也都跟了上来。

方非走到镜室中央，翻过隐书，看了一眼，跟着抬头望去——那面主镜高悬在上，

圆如满月，光华冷清。

一股热气直冲喉头，方非扬起笔来：“真假假无物遁形！”

笔尖扫过虚空，涌出一行符字。刹那间，四周的明镜中间，千百人影起落翻腾，同时结符成字，符字飘到镜子外面，四面八方地飞到方非笔尖，凝结成一团纯青色的大火，火势腾空，呼地冲向主镜。

青火一闪而没，全为圆镜吞噬，皎洁的镜面模糊起来，俨然蒙上了一层水汽。方非心头一沉：“反咒不对吗？”念头刚刚闪过，只听咔嚓一声，圆镜中心迸裂，分出无数细纹，势如毒蛇游走，瞬间布满四壁。

四人惊奇骇异，左顾右盼，不知该走该留。还没拿定主意，镜室摇晃起来，简真又惊又怕，连声说：“怎么回事……”吕品也叫：“方非，你干了什么？”

裂纹到了众人脚底，地板也是一面巨镜，顷刻四分五裂，四人脚下一空，眼前发黑，身不由主地掉进了一个无底深坑。

这一下十分突然，四人乱成一团，驭剑的驭剑，驾轮的驾轮，简真也抖开了双翅。这时头顶一暗，入口光亮泯灭，四面一团漆黑，除了四人的遁光，再也看不见一丝光明。

“陷阱？”方非心跳加剧，正想冲回地面，忽见黄光闪动，冰蝶鸟向下飞去，三个男生见状，也只好硬起头皮跟在后面。

飞了十里远近，终于落到坑底，周围黑沉沉、静悄悄，空气潮湿凝滞，弥漫着一股难言的臭气。

光亮一闪，冰蝶鸟写了一盏长明符灯，轻轻送入空中，银光冲破黑暗，四人举目望去，同时吃了一惊——断柱残垣，比比皆是，四面石壁嵯峨，污水纵横流淌，汇成了一道浓黑如墨的小溪。

“这是哪儿？”方非的嗓音发抖，落在幽深地底，显得格外清晰。

“这是一个避难所！”冰蝶鸟似乎叹了口气。

“避难所？”

“嗯！”少女的声音有些伤感，“这是躲避道者战争的地方。”她沉默一下，幽幽地说，“这个避难所，已经废弃了。”

“什么声音？”吕品侧耳倾听。

“喂！”简真一个哆嗦，“臭懒鬼，你少吓唬人！”

“看来我猜错了！”冰蝶鸟的眼里迸射寒光，“这个地方不是废弃掉的！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三个男生齐齐望她。

“这个地方……”冰蝶鸟凝视幽深远处，“是被摧毁的！”

“什么……”简真还没叫完，身子忽地僵直，一股恐惧爬上脸颊，肌肉微微抽搐起来。方非见他神气，也忍不住侧耳凝听，暗处窸窸窣窣，似有什么东西在宛转爬行。

腥臭扑鼻，浓烈无比。

啪，符灯熄灭，一团漆黑。

尺木郁郁泛青，照亮数米远近，光亮的尽头是无垠的黑暗。黑暗深处，响起了一声低沉的怪吼，窒闷可怕，更有一种莫名的渴望。

方非的热血似被抽空，从头到脚一阵冰凉。

狂风扑面，空中闪过一个黑影，浓烈的腥臭钻入鼻孔，方非只觉一阵头晕。他慌忙纵身飞起，青光黑影交错，相距不过尺许，汁液飞洒淋漓，溅落在地，嗤嗤作响，一股酸腐气味，登时弥漫开来。

方非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还没缓过劲来，风声又起，黑影凌空舒卷，闪电扫了回来。度者提起尺木，闪身躲开，触手掠过一面石壁，就像汤匙刮过奶油，岩石上多了一道深深的凹痕。黑影若无其事，曲曲折折，又向方非卷来。

“气箭破空！”方非一扬手，笔尖发出连绵锐响。

怪影迎头赶上，跟无形的气箭碰了一下，摇摇晃晃向后一缩，忽又笔直刺来。方非纵身飞起，夺，怪影刺入了一块岩石，仓促间无法拔出，活似一条蟒蛇，死命挣扎扭动。

方非出了一身透汗，忽听简真尖声大叫，掉头一看，大个儿连人带甲，被一条黑影拦腰缠住。

火豕甲红光怒射，照出黑影轮廓。那东西死白发亮，形似一条章鱼触手，通体密密层层，布满刀片似的鳞甲，鳞甲刮擦宝甲，吱吱嘎嘎，尖锐刺耳。

大个儿死里求活，使出浑身力气，右臂护住头脸，挡住了扫来的触手，左手抡地弹出一把长刀，迎风一挥，嗤嗤连声，触手断成几截。

黑暗深处，传来一声闷叫，凄厉，愤怒。简真也是哇哇大叫，右手精光一闪，又弹出一口长刀。这对长刀本是红猪嘴上的长牙，一旦挥舞起来，刀锋映雪，飘飘洒洒，所过处腥液飞溅、臭汁横流，触手节节寸断，转眼支离破碎。

大个儿脱出身来，鼓起双翅，双刀舞得密不透风，酸腐毒液与刀光一接，嗖嗖四面弹开。简真杀得兴起，抡刀左冲右突，一眨眼，又斩断了三条触手。

黑暗中传来一声悠长的嚎叫，凄厉尖锐，整座废墟簌簌发抖。

简真心头吃惊，抬眼望去，轰隆一声，乱石纷飞，对面的墙上开了一个大洞。磨盘大小的石块当头砸来，大个儿措手不及，一块巨石乘虚撞上了他的胸口。简真惨叫一声，向后跌出，黑暗中，一条触手悄无声息，潜到了他的身后。

“太白无锋！”一缕锐芒划破黑暗，触手一遇白光，挣扎着断成两截，腥臭的汁

液喷洒不绝。

简真狼狈躲开，心子扑通乱跳，一回头，吕品驾着飞轮，在一片触手间穿梭，笔尖白光星闪，断裂的触手漫天乱飞。

“死肥猪！”吕品边打边笑，“打起精神来，别叫妖怪吃了！”

“呸！”简真一面抵挡两条触手，一面破口大骂，“臭懒鬼！你少得意了，刚才没你，我一样应付得了，妈呀……”一条触手缠住左脚，大个儿手忙脚乱地挥刀去砍。

嚎叫声悠长不绝，石壁上的洞口越来越大，挤出来一个黑白相间的庞然巨物，那东西软绵绵、黏糊糊，长满无数触手，不住地挥舞扭动，触手间藏了无数的怪口，乍开乍合，骇目惊心。

这东西大若小山，无形无状，无手无脚，也无眼鼻耳朵。众人呆怔间，它向里一缩，忽地怪口紧闭，接着浑身暴涨，发出一声锐叫，一时间，千百怪口怒张，喷出无数银丝，纵横交错，结成一张大网，罩向空中四人。

方非正与两根触手搏斗，忽觉白光刺眼，慌忙一提尺木，急往上飞。一片银丝擦身掠过，远看细如丝线，近了都有手腕粗细，莹白透亮，竟是一股股浓稠的胶液。

“气障重重！”一串气团撞开胶液，方非乘着气浪，一股脑儿升到了百米高处，胶液到了这里，似乎势穷力尽，摇摇晃晃向下坠落。他心头一松，正想喘口气，冷不防脚下一沉，身子直往下坠，低头一看，一股胶液穿透通光，紧紧黏住了尺木的末端。

“气箭破空！”方非发出无形气箭，想要切断胶液，那东西坚韧出奇，气箭中的，“嗡”的一声，又被轻轻弹开。一股大力向下猛扯，一眨眼，怪物的轮廓清晰可见，黑暗深处，大身子腥液泉涌，触手如林，黏黏糊糊，叫人作呕。

身边传来连声哀号，方非掉头一瞥，简真、吕品均为胶液黏住，笔直落向怪物。大个儿哀哀呼救，恨不得痛哭流涕；懒鬼默不作声，符笔胡乱挥舞，道道白光扫中胶液，好似弹琴鼓瑟，发出嗡嗡颤鸣。

刷刷刷，几条触手冲天而起，迎面飞来。方非的心子缩成一团，连发气箭，均被触手躲开。触手下面，一张怪嘴张得老大，腥液汨汨流出，好似饿人的馋涎。

“天火燎原！”少女声如飞雪，一团大火应声落下，落到半途，一分为三，三团火球，击中了缠住三人的胶液，一阵嗤嗤声响，焦臭扑鼻，胶液崩地断开，下拽的力量消失了。

三人摆脱束缚，纷纷跳上半空，冰蝶鸟呼地越过三人，锐声叫道：“三个蠢货，还没看出来吗？”

“看出来什么？”大个儿呆呆发问。

冰蝶鸟哼了一声，咬牙说道：“这是一只蛭妖！”她冲突直下，只见火焰明灭，白光飞动，四周触手摇动，恍若撑天的密林，这一片死亡林中，少女如蝶如鸟，翩翩起舞，